

发现艺术之美

吴式南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 of 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 with a white rectangular box covering a portion of the lower left.

发现艺术之美

吴式南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6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发现艺术之美 / 吴式南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459-1206-7

I. ①发… II. ①吴… III. ①艺术评论—中国 IV. ①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8199 号

FAXIAN YISHU ZHI MEI

发现艺术之美

吴式南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

金桥科技产业基地环宇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02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插页: 4

印张: 7

字数: 97 千字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9-1206-7

定价: 49.8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九山湖畔 有吾师

吴式南先生与我

傅国涌

一

初识吴式南先生是在 1986 年秋天，我从黄土高原回到江南，进了温州石坦巷 99 号只有一幢楼的一个小学校——温州教育学院。墙外就是与九山湖相通的一个小湖，说是湖，其实也就是个池塘，隔水相望的温州中学倒是被九山湖包着。我常常在黄昏或夜晚到九山湖湖边散步，出校门不远，拐几个弯，就到了。

吴师最早给我们上《写作概论》课，他的温州方言口音很重，最初我们听起来有些吃力，但他发的油印参考资料很丰富，我很喜欢。我记得其中就有龙应台的《美丽的权利》等杂文，有当时报刊上挑选的时文，也有《鲁迅全集》中我们不大熟悉的篇目。我不爱写命题作文，对于老师布置的题目常常只是应付而已，但他一样改得很认真，从字句到内容到结构，他的鲜红的笔墨在作文本上批得酣畅淋漓，至今我还保存着一本，上面有他批阅过的三篇作文。

真正让我对吴师产生极大的向慕之心，是在次年春夏之交。



2015年7月17日 在吴式南先生家

一天下午他第一次来我们男生宿舍，他敲门进来时，手里抱着一摞打印的论文，原来他暑假里要去广州参加“全国第三次物元分析学术讨论会”，学校文印室帮他打印的论文有些地方需要订正，他来找我们帮忙，在每一本上一一改过来。他的论文《文学语象生成的“结构变换”及其模式（文学的“物元分析”——一个新方法的应用尝试）》，题目好长，但很新颖，至少当时我们觉得太新鲜了，我不好意思地向他提出想要一份，他答应如有多余的就给我。

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吴师竟然从系统论的新角度来解读文学，我一直记得他给朱自清《荷塘月色》那个著名的段落画的“语象生成解剖图”，占了整整一页。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大开眼界。在所有同学中，我和两个要好的伙伴陈小澍、陈泉沫，对他的论文尤其表示出很大的兴趣，认为他是众多老师中有真才实学并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一位。当年7月中旬，离校前夕，我们在食堂聚餐，特地邀他跟我们几个坐在一桌，他还戏称我们三个为“三家村”，并从包里拿出赠给我们三人的论文，原来他一直没忘记我向他求过论文，论文首页上有他手书的“吴式南惜别于温州教院”，而且郑重其事地盖了一方篆书的印。后来我才知印也为他手刻，在文学之外，他对书法、篆刻、绘画都有极大的兴趣，并有一定的造诣。

当时吴师五十多岁，身体健硕，精神也好。我与他相处短暂，不过一年，分开的那一刻真的是依依惜别。他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位宝贵的人师，我还有许多问题想请教他，但以后主要就是给他写信了，好在随后的两年，他还要在暑假给我们开一门课“文学概论”，这是我十分期待的。

1987年9月我来到一个乡村中学任教，接了初中二年级两个班的语文，兼做一个班的班主任。学校没有围墙，一边是梨树林，春天一片雪白的梨花，秋天有成熟的果实；另一边是一条小溪和一片开阔的石子滩，还有一片柳树林，溪水清澈得可以直接淘米。我

在这里一共待了三个学期，乡村寂寞，常常停电，摇晃的烛光下，却是我读书、做笔记的好时光。期间，我与吴师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那时我方二十岁，雄心万丈，想写一部中国文化史，书名暂定《困惑——人类东方之足迹》，以“困惑”为线索，从远古神话到当代朦胧诗，试图寻找数千年来中国文化演变的脉络。我还想写一部批判现实的著作《为了世纪的早晨——当代中国十大困惑》，暑假中我已整理了大量读书笔记，还写出了详细的提纲。这是一个青年的梦想，我把我的后一个计划写信告诉吴师，请他提提意见。10月18日，他给我回信，说：

现代人的困惑，是一个牵动人心的大问题。思考这些问题，探索以至解决这些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但应该说，这是一个陷阱。它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我只怕以你的学养与经验还不足以去碰它。虽然我看了你拟就的提纲，觉得很有系统也很感兴趣，但我总很担心不易为之。当然你如果积累了资料，做过一定思考，也不妨试着写出来，给自己的朋友、熟人看一看（你不妨先试写一章，我高兴做你的读者）。

我给他写信，将前一个写作计划也告诉了他。10月31日，吴师又给我写了一封更详细的回信：

信收读了。甚好。

你在读书中发现了“困惑”，这是一个很好的觉悟。你说中华民族向来缺乏对“困惑”的清醒认识。这个见解，我也甚为赞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思辨哲学和科学分析方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许，我们的民族太古老了，精神上老是站不起来，古代有偶像崇拜，现代也仍然如此。而“困惑”，正是人的独立自主意识的开始，是奴隶走向解放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成你进行有意义的文化历史的探索。但话又说回来，所谓“困惑”，也就是问题，这只是科学研究的起点，自然还不是问题本身，更不是科学的结论。虽然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还显得重要。你说从古神话、宋词到现代朦胧诗，都贯穿着一个“困惑”，你准备就这条线索来思考和写文章。这当然没有错，但接触面太大了，恐难以深入。因为这简直就是一个宇宙、社会、人生的最基本问题。混沌、迷惘、神秘、悲怆、幽冥，这从来就是宇宙、人类的奥秘所在，是困扰古今中外一切大智大勇者的精神症结。正是从这困扰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科学，又何尝只限于神话、宋词和朦胧诗呢？又何尝只限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呢？你读神话，就不妨比较一下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与中国的夸父、比较一下西西弗推石上山与吴刚在月中砍桂树的相似性——他们都共同体现了人类崇高的悲剧精神。所以你悟到了困惑，还只是开始跨入了一个初步的、朦胧的境界。从

严格的意义上说，真正的科学研究还没有揭开帷幕呢。你即使论证了从古神话到现代朦胧诗中的困惑主题，也无非只是道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创新的意义还是谈不上的。

我的第一个看法，是希望你在此初觉的基点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点），抓住一两个实在的问题，宜具体，宜小，先做扎扎实实的思考和研究。搞学问的，总得走“小博、小专——中博、中专——大博、大专”的道路。力不从心，搞空对空导弹式的射击，在学术研究上似并不可取。未知你意如何？

我的第二个看法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搞点学术训练，起码要有10年时间。这个训练太重要了，有些人挂着“知识者”的幌子，却一辈子也训练不成，我以为，你是能够的，我对你有信心。有了这一番训练，我觉得对“科学”二字，才会有真正的体验。他的境界也就远非一般的俗儒可以比拟了。我觉得，你现在的一切读书、思索和写作，都可看作是进行“学术训练”。在这个意义上，我举双手赞成你放手去读去想去看。再说一遍，这个锻炼太重要了，如果你立志要成为一个学者。

在“所以你悟到了困惑，还只是开始跨入了一个初步的、朦胧

的境界。”下面，他画了一条波浪线。在“实在”、“具体”、“小”和“能够”的下面，他还特意都加了圈。这封信带给我这一生的祝福难以估量，我一直珍藏着吴师写给我的所有信，这封信更是读了上百遍，总是读不厌。那年，吴师五十四岁，已阅尽人间沧桑，我二十岁，真正的人生帷幕尚未揭开，风风雨雨都在后面，只是我当时并不知道。

在这封信中，吴师说他想到我的家乡雁荡山走走，此前他只在三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一个阴晦的下午，在雁荡山逗留了半天，他说那段时间自己心境局促，想到大自然里去寻“娘家”。信中说会在11月12日到雁荡车站。到了那天，我和好友徐新从县城赶回，因误了班车，一路倒车，最后坐拖拉机赶往雁荡山，结果没有接上他。那时大家都没有电话，吴师自己寻到我任教的中学去了。直到第二天傍晚，有人带口信到我家，我才赶去接他，绕了一大圈，终于接他来家中住了一晚。第三天我陪他到灵峰去游览了半天，其他地方都还没去，他就执意要回去了。

那天晚上在我家，我们交谈了许久。吴师认为，教育学是人学、是哲学、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哲学，把人还给他自己，最终目的就是达到真、自由和美。在中国，教育学还缺少现代的科学的研究，许多方面几乎是空白。他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天夜里，我在日记中写下：

现代社会是走向感性、开放，那么教育也应从各种的模式、框架中解放出来，寻找一种新的、能全面、综合发展人的个性的方式，是活型、动型、立体型，而不只在平面上求答案。

当时我正对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的画感兴趣，而吴师提供给了我一个陌生的概念，他认为完型（或补型）构造是他们绘画的艺术特点之一。

对于方块字的魅力，吴师尤为津津乐道，特别是讲到它的不可译性，吴师说，英文只有词汇，没有单字，而中国字在一个正方圆整的结构中充满了神秘莫测的变化，这是文字艺术化的优越性，汉译英的困难比英译汉更大，比如《红楼梦》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书名，如果译成英文，由红色、楼、梦三个词汇组成，那是远远不能达意的。再如《金瓶梅》原意有双重含义，第一层是三个人物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第二层是梅花在金色的瓶中，有一种高贵的寂寞，如果译成英文，金色、瓶子、梅花，这些内涵都没有了。有人将前者译为《石头记》，后者译为《西门庆的故事》，只能是不成功的二流翻译。

他还说，译诗就更难了，李白的诗怎么译？就是柳宗元的一句“独钓寒江雪”也让人费尽心思，一个“独”、一个“寒”，把凄清荒冷而又执着的人生境界全盘托出，可是一译成外文，则会变得平淡无奇，远远无法传达原作如此精悍、一字传神的特点。在灵峰游

览时，我们见到一副对联：

白云红树土方净

紫竹苍松味自清

这副对联为吴师所激赏，也为同游的徐新兄所喜爱。此联出自我初中的美术老师盛牧夫先生之手，他少年时曾在山水画大家黄宾虹家学画，晚年隐居北斗洞，以书画自娱，被作家峻青称为“北斗洞主”。

临别时，吴师邀请我和徐新元旦去他家小聚，12月16日他又来信相邀。

二

1988年，元旦很快就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到吴师家，他的家在九山湖湖畔清明桥的教育宿舍三楼，房子很小，只有一个大通间，中间隔断，厨房则在走廊对面。那天，吴师忙里忙外，和师母一起下厨房给我们烧了一桌菜，当晚他一定要让我们住在他家，他和当时还小的师弟、师妹打地铺，把床让给了我们，让我深感不安。

在乡村中学的一年半，正是我狼吞虎咽的读书时期，那时许多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买不到，我都是通过吴师或好友张铭，托他们在温州教育学院或温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借的。对于我的阅读兴趣转向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密尔等人的著作，吴师曾来信说：

西方的有些书，选题很有蛊惑力，但也未必都佳，似不必老老实实在地啃，有点启发就可以了。有些大部头似乎也欠精粹，有许多废料。你对政治、历史一类书好像甚感兴趣，但政治学在中国，除了做权势者的花瓶（可耻的“学术”人格），似乎未有更好的命运。……至于历史，应该真格儿地去研究、钩沉本来的历史事实，那些什么“论”、历史哲学、历史科学什么的，功利性主体性太强，往往也是欺那些幼稚的少年的。中国的史籍大兴什么“资治”、“鉴古”，完全为皇帝老子服务。如果学学外国人的思路和方法，去治中国的学术，那是不错的。我读书太少，又终日陷入俗人之围，闷极……

这封信大约是那年的10月10日写给我的。此前，6月26日，他就在给我的信中说：

作一个近代的中国人的确是极为痛苦的，在现时，

我也深感灵魂的寂寞，发牢骚是不中用的。我们的古国，我们的不死不活的民族，看来还得经受历史的磨难，才会真正站立起来。我这代不行，你们这一代恐也未必行，还要奋斗几代，再经受一些折磨，也许会好些。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改革：制度的改革、作风的改革、观念的改革，此外别无他途。纵观古今中外与当世潮流，也回顾我自己的历程，我觉得还是超脱好，淡化好，知识分子从政好像都很少有好结局的。年青人血气方刚，有凛冽的正义感，是非分明，我觉得还是把这些可贵的特点用在文化反思和批判上，如果能够务使在学术上露露锋芒，我觉得倒适逢其时，不失明智之举。总之，要把火气和怒气压在内心，化为批判的动力，在外表上则还是遵从“淡薄”“宁静”的古训为是……

昨天在学院看电影《屠城血证》，非常惊骇！面对大屠杀，我们的人民竟然服服帖帖，但受宰戮。我不禁想到：究竟是什么文化基因使他们这样？这里有很大的哲学。我觉得中国现在极需要一种哲学作为民族的支柱。

信中吴师叮嘱我暑假里将关于宋词的文章捎去，他说：“不成熟没有关系，不完整也可。胆子大些。”正是在这封信中，他告诉我他的副教授职称省里批下来了，这一年他已55岁，离退休只有五年，

黄金岁月都被浪掷。所以他说，“对此并不感到怎样高兴，无非一个浮名而已。”

时隔不久，暑假到来，我带着两万多字的《宋词：情感的大困惑》初稿去他家。他在8月16日写下了三页纸的《初读随想》，一共有五点意见：

一、题目是一个发现。从这个角度看宋词，的确会有许多新意。论述中不乏好见解，时常有思想的闪光。

二、但整体看，甚为粗疏，文笔浮泛，许多问题都只是做一个概括论断，一笔带过，论证极少，论述是平面推进，而不是螺旋型深入下去的。

三、建议专心致志，就这个论题再花一年时间去深究，必须清楚如下几个大问题：

a、先鸟瞰一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感情历程（没有此个基础，研究无法深入）；

b、宋词是一个情感世界，但唐诗以至更远的诗经、楚辞、古诗、乐府等等也何尝不是情感世界，宋词这个世界的独特性、继承性、发展性到底体现在何处？

c、宋词世界产生的历史条件、现实基础，以及当时文人的生活行径你都未具体涉及，只抓住“理学”一端作

原则性的对峙性论述，觉得未能尽意。

d、能泛泛地只举些个别例子（你不是写“概论”），应分阶段地对各自的几个大家的重要词作作出剖析，才会显得扎实。

四、我以为题目似可作《宋词：生命情感的大发现、大宣泄、大困惑、大悲哀》。

五、宋词的情感主要是享乐主义的、爱情主义的，诚如你所说，不是功名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的，而是世俗的、生命个体的。但正是在这里见出了在长期禁锢中的中国古代文人们难得的人性情感的曝光（非常璀璨，非常精致，非常有感染力）；但从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暴露了中国古代文人们主体精神的懦弱继而残缺：在艺术上不免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故作多情……我认为你在作历史的人文主义的肯定之后，也不能放过对之作必要的批判，这也是历史主义的应有态度。至于对宋词——这个“精美的中国花瓶”的艺术评析，那也是一个大论，可将来在姐妹篇中去完成。

他对我的鼓励，尤其是批评和建议，使我深深受益。二十一岁的我还不足以走进宋人的精神世界，只是我没有按吴师所说，继续

在这个题目上深究下去，而是被时代的风浪卷走了。也就是这次，我们在雪山上听他讲文学概论课，讲义是他自编的《文学概论新编》，精彩极了。

早在这年3月5日，他就寄来了《文学概论新编》开篇的《坦白话——研究的缘起、方法和态度》，他在信中对我说：

我在龙年的初旬，也带着痛苦，决定撰写《文学概论新编》，我要把自己对文学的新解，形成系统的文字，写出一部别致的文学概论，印成讲义，发给学生作教材读，署上我自己“著”的名字。这是一本全新的书。我决定写六章，约九万字，角度、写法都是已往的教科书所没有的。已一口气写了两章。

我拿到的讲义只有上编（本体论），下编（鉴赏论）似乎一直没有写出来。一拿到讲义，吴师对四大古典小说的一番评论，就大地震撼了我。他以人性为标尺，拿这四部小说与人的生命历程相参照：

《西游记》代表了人性之童年时期、少年时期的天真和幻想、放诞和浪漫；《红楼梦》代表了人性之青年时期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激动和思考、狂热和追求；《水浒传》